

世家·鹿顶山

## 皖南川藏线上的上坦古村

| 郭燕文 |

皖南川藏线，迷人的风景数不胜数。一个秋阳和煦的日子，我心仪已久的古村落上坦，则给了我一种别样的温暖。

我一直对那些阅尽世事沧桑的古迹情有独钟。在熙熙攘攘的红尘中，她们遗世而独立的静默，总能让我有些繁杂的心沉静下来。这让我一直都固执地认为，那些散落在大地上的古老的遗迹，是不适合在人群里挟下浏览的，而只适合在某个秋日黄昏，或者是在某个春天的细雨里，三五同道中人，闲闲地去看看她，感受她。那天，我们来到上坦古村落，已经是黄昏时分，夕阳还没有落山，古村落笼罩在一片温暖的余晖里。

据说，鼎盛时期的上坦村，有当时两个宁国县城那么大。全村有大小街巷98条；店铺栉比，仅豆腐店就有72家；亭台楼阁，宗祠寺庙，错落有致。走进上坦村，就像走进了“清明上河图”，故有“小小宁国县，大大上坦村”之说，与宁国著名的古镇河沥溪相媲美。

每一次听人们说起上坦，就感觉这上坦就像古书中的场景。而此刻，我来到我梦中的上坦，它就在这里静静地望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，是那么的安详柔和。悠悠时光中，它有过璀璨、经历过风霜，甚至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，但是，它都是从从容容应对，岁月的荣枯在这里自然而恬静，颇有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。

古村的居民沿着祖先的生活轨迹，仍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凡生活，保留着上坦特有的温暖气息。不远处的山脚，一位老农正荷锄缓缓归来，那绿油油的菜园里，朴实的大妈们正在摘着青菜和茼蒿，该是为家人准备晚餐了吧。微风中传来一阵竹木的清香，田埂旁边的一块平地上，一位大伯正在那里用竹刀破着毛竹，我问他做什么，他说做竹器，蒸笼和竹椅。多么亲切的话语，我

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夏夜里那些在竹椅上纳凉的人们，也仿佛闻到了那蒸笼里夹带着竹子清香的年糕糍粑和大馍的甜味，这是家的味道和田野的味道啊！

感慨中，我们一行走到了上坦大桥，这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建于明代，现仍巍然屹立。古桥沧桑，青山如黛，桥边的芦花开得正好，飘飘悠悠，自有一番动人的风韵，不知谁说过，芦花，是冬天的第一片雪，大家都被这天然的美景感动了，纷纷合影留念。我也轻轻拈起一枝芦花，她洁白、柔软、纯净，安然自处，与世无争，却在自在芳华。桥下河水应是她们梳妆的镜子，轻快的山风里应有她们明亮的笑声，我想，真正的芦花，应该是属于这古朴的山野和亘古的河流吧。

故乡与我一别经年，这些年，我有悲伤有喜悦有磨砺有成长，只是我再也不是那个梳着两个长辫子的小女孩，偶尔看到故乡亲友发来的视频和照片，心里都在怀念那望得见的山水，却回不去的故乡。那时那刻，我忽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那么爱听孟庭苇的那首《往事》：“如梦如烟的往事洋溢着欢笑，那门前可爱的小河流依然轻唱老歌；如梦如烟的往事散发着芬芳，那门前美丽的蝴蝶花依然一样盛开。小河流，我愿待在你身旁，听你唱永恒的歌，让我在回忆中，寻找往日那戴着蝴蝶花的小女孩。”每次听到这里时，我的泪水都会悄然落下。我也明白了自己为何那么热爱大自然，对古村落那么情有独钟了——我是在这里追寻我的童年，追寻我的家山，追寻我的父老乡亲，追寻我那逝去的时光啊！

默默的乡愁中，在我眼里涌起雾气的迷蒙中，但见夕阳已经下山，微薄的暮色中，村落里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，古村上坦，在山风山色中，是那么的安静，是那么的温暖。

悠游·十八湾

## 朝香格里拉出发

| 江锡民文 |

香格里拉真是气象万千！

我们的越野车从丽江进入迪庆藏族自治州时，“香格里拉欢迎你”的大红雕牌让全车人欢呼雀跃。雕牌左上侧，有一组灰白色牦牛雕塑，呈缘山爬行状矗立山坡。同侧，青山千仞连绵而涌，山下金沙江水缓慢流动，雨季带来的土黄色浑浊尚未褪去。几座山体间，两尊斜拉索钢桥正跨江而起，其一蓝色栏杆灰色拉索另一灰色栏杆红色拉索，据说，是在建的直达香格里拉市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过江桥梁。

最初的行程如缓慢的行板。和丽江接壤之地被辟为香格里拉新区，街道平整，建筑物大多是新建的，行道树似乎也修剪过，但给人感觉空空荡荡。再往前则进入214国道山麓平坦段，这是一段混乱而生气勃勃的街容：公路两侧到处施工，堆满建筑材料的工地、有框架无立面的半成型大楼、乱停乱放的小轿车和摩托车，粗陋的店铺和灰尘四散的街面，令人掩鼻。可是目光放远，右侧金沙江浑厚而有律动地流淌，江畔山体植被丰茂色泽青绿可喜。

渐渐地，越野车进入较高海拔，嘈杂隐去，混乱消失，尘土消逝，高原生态露出她迷人面目。先出现的是群山，连绵起伏首尾衔接包天裹地的群山。近山为绿，草绿中夹杂杂色绿，那是被阳光不同打理的山色；远山深绿，再远些则呈青黛之色，更远处一抹天蓝，似已与云天一体。越野车略一颠簸，窗边游客先又惊呼起来。这次是峡谷，紧挨着我们盘旋而上的公路边不到一米，齐刷刷的万丈深渊难见其底，让人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上。山路10里不同天，转过一个山头，忽然进入云雾缭绕世界。浓雾薄云竞相涌来，司机打开雨刷不停晃动，以尽量保持能见度。云雾笼罩着的山体似乎圆润起来，针叶林也变得朦胧而线条粗疏，整个世界的

运转速度似乎陷入凝滞状态。

真正让游客感觉进入香格里拉境界的，是越野车行驶在高海拔平原上。是时，连绵青山已退至两侧，目测距公路有近万里之遥，却依然气势磅礴，挺拔千仞之姿，白云蹒跚其上，散淡自如。青山下牧场广阔如茵茵世界，远处有沟渠村庄，近处则牦牛成群。再向前，公路旁出现藏式农舍，八角屋顶，方正略现梯形之墙体，本白色，在高原阳光下泛射出暖暖的金黄；屋旁大多竖立木制青稞晾晒架，有肤色黧黑的女子在翻晒收集。亦有藏式院落，门楣上插藏传佛教旗帜或彩色经幡，风中猎猎飘举。这时，离迪庆州府香格里拉市区，已不足一刻钟车程，而我们越野车行驶时间已超过4小时。

还值得一提的香格里拉状态，是在哈巴雪山观景台远眺时所获。观景台位于214国道海拔3200米处，用木栅栏围挡而建。在此远眺，5396米高的哈巴雪山主峰出没云雾，恍若仙境。更神奇者，山下峡谷高低错落，谷底村落白墙黑顶，村落间蜿蜒道路和围绕村落的绿色乔木清晰可辨。村落旁的高低山地，或高耸成圆堡状，或平整成梯田状，颜色丰满和谐；呈黄绿色者为青稞烟叶或水稻，呈赭红色者多为玉米。而山野间成片的格桑花，则为香格里拉风景又添一抹色彩。

香格里拉著名景区有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，平均海拔高度超过4000米，有梅里雪山大峡谷，有“小布达拉宫”之称的葛丹·松赞林寺，有建近百米金光灿灿转经筒的独克宗古城，还有刚开发的“秘境之地”香格里拉等。在这片天空格外洁净氧气也格外稀薄的高原神地，你会感觉整个身心都在飞翔；山千仞，云万里，鹰盘旋，人烟稀，城中无高楼，街心矗白塔，群峰在周围，青松临街立，此时不追日，更待何时飞？

情趣·健康桥

## 登高

| 蒋宪平文 |

今年重阳节时，老友结伴，我们前往安徽黄山、齐云山登高赏秋。这是自疫情以来我们第一次出行，成行不易，加上这两座名山是我向往已久、从未到达的地方，内心还有点小激动。

我们一行人，一大早从无锡出发，直奔黄山市。进入景区和入住宾馆，已经不再测体温，也不要求戴口罩，但要查验身份证，申领本地健康码，追踪个人行程，防疫工作仍然认真不懈。

黄山，“天下第一奇山”名不虚传。上午，我们从前山进山门，经玉屏索道上山，直奔玉屏峰，与“双臂垂迎天下客”的迎客松合影留念。我们几位虽已到了入景区免门票的年龄，仍不畏山高路险，奋力登攀，尽情释放着积蓄许久的旅游热情。翻过莲花峰，穿越一线天，攀上光明顶，又登临丹霞峰看日落。下山时天已黑，我们虽累但很开心。黄山真的很秀美，迎客松、蒲团松、黑虎松，棵棵妙趣瑰奇；天都峰、鳌鱼峰、莲花峰，峰峰雄伟峻峭。站在华东最高点，海拔1864米的莲花峰顶，遥望四方，千峰奇秀，心旷神怡，大有“山登绝顶我为峰”的感觉。我

们挥手呼喊，用力跺脚欢庆，仿佛已将新冠病魔踩在了脚下，一派胜利者的自豪。

齐云山是道教名山，历代修建了道教宫院三十多处，存有碑碣、摩崖石刻数以千计，是百姓朝山祈福的胜地。重阳节当日，我们带着登黄山的后遗症——两腿酸痛，来到齐云山，再次登高。在寿字岩下，巨大的“寿”字，高九尺九寸，浑厚圆润，十分讨喜，吸引了众多游客摸字沾寿气，纷纷与“寿”字合影，这还真应了重阳之景。齐云山有一座建于明代的古桥，叫梦真桥，是百姓寄托“梦想成真”愿望的祈愿福地。在梦真桥上，我们默默为战胜新冠病魔而祈福，祝福我们的国家和百姓平安吉祥。

防疫仗后度重阳，战地黄花分外香。重阳登高已不再是避祸，而是赏秋、欢度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为回馈全国医护人员艰苦战疫的努力，各省出台的医护免费景区政策，已在全国施行。与我们一起出行的两名医生，所到景区都享受到了这一得人心的政策，我们都为之高兴。

秋风送爽，今又重阳。祖国大地，不似春光，胜似春光！



退休后

插图 胡文伟